

《寄夢遠方》——一部末日騎行指南

當舊的世界即將終結，我們應該如何去記憶旅行中與他人的相遇？



SEASON: A letter to the future

公共交通和基礎設施常常成為我們衡量一個文明發展程度的標準。汽車、火車或飛機總能幫助你更快抵達目的地：你走進候車大廳，幾個小時後從另一個閃爍著相似燈光的候車大廳出來，卻已身處世界的另一端，像是穿越時空的平面，彷彿進入了遊戲中的傳送門。

相比之下，自行車緩慢且過時。騎自行車的人對周遭世界毫無防備，將自己暴露在烈日曝曬和各種環境威脅之中；同時，世界也透過溫度、色彩、聲音和氣味的漸變，脆弱地向騎車的人袒露自身。公共交通對空間的掌控總是精確無誤，而自行車則意味著面對崎嶇小路、階梯，以及靈活開闢新路線的可能。

有時候，騎自行車意味著你沒有明確的目的地，而只是處於那種「隨便去哪裡轉一圈」的心情，就像用輪子散步。你可以隨時停下來，拍一張夕陽下樹冠的照片，然後此生再也不去理會那張照片。你可以突然改變路線去買一支便宜的冰淇淋。你可以迷路。而迷路，自古就是自由的一部分。

Season: A letter to the future. - State of Play June 2022 Gameplay Trailer | PS...



在玩《寄夢遠方》（SEASON: A letter to the future）時，我經常迷路。但那又怎樣呢？文明早已消失。遊戲的主角 Estelle 出生於一個停滯的世界：上個季節充斥著流離失所與戰爭，祭司和僧侶

的祈禱終結了戰爭的苦難，卻也帶來了逐漸擴散的沉睡瘟疫。如果沒有人採取行動，所有人都將逐漸陷入沉睡，整個世界不久後將陷入永恆的寂靜。

同時，Estelle 預感這個季節即將結束。在遊戲中，一個季節的結束幾乎等同於世界的終結：人們會在換季的瞬間失去所有記憶，並且主宰該季節的世界精神也將隨之改變。當下的一切都會被遺忘，成為舊事物，一個將現今所有生者遠遠拋諸腦後的新世界即將來臨。

Estelle 內心的不安驅使她離開故鄉，她試圖在季節結束前看見與理解更多事物，並記錄下旅途中所遇之景，為下一個季節留下檔案。她只攜帶了幾件物品：一台便攜磁帶錄音機、一台寶麗來相機、一本厚筆記本、母親為她製作的一枚護符，以及一輛自行車。

於是，遊戲開始後不久，我發現自己在做著與日常生活中相似的事：在落日餘暉下的坡道上騎車，時不時停在路邊，拿出相機拍下遠方的雲朵與樹木——只是這一次，懷著一種世界即將終結的憂傷與莊嚴，仿佛按下寶麗來快門的那一刻，已成為挽留世界的儀式。



SEASON: A letter to the future

她的世界，我們的世界

我們自己的世界，難道不也快要結束了嗎？

《寄夢未來》的遊戲構想始於遊戲創意總監 Kevin Sullivan 在 2016 年環遊世界的旅程及與身邊人的對話。那一年，特朗普（首次）當選為美國總統，英國完成脫歐公投。Kevin 感受到一種籠罩世界各地的共同情緒：一個漫長的黑夜開始了，我們所熟知的世界正逐漸崩解，沒有人知道黑夜的盡頭會是黎明，還是更漫長的黑暗。而生活在世界各處的我們，也都歷經各自的旅程，得出了相似的結論。

Kevin 試圖在遊戲中傳達的那種「一切即將逝去」的感受，是對現實的普遍抽象。在與現實的共鳴中，遊戲的每一部分似乎都被玩家自身的生活賦予了多重含義。遊戲進入尾聲時，黑夜漸漸降臨山谷，預示著水壩即將被炸毀的防空警報聲時常響起，打破了山谷中的鳥鳴。

在 2023 年初發布的遊戲預告片的評論區，一位玩家寫道：「我正在烏克蘭，遊戲裡的防空警報聲把我嚇了一跳。」而我也清楚記得，遊戲進行到這一部分時是 2025 年初，我正坐在東耶路撒冷狹小的房間裡，天色漸暗。遊戲中的防空警報聲使我立刻關掉電腦音量，仔細辨別那聲音是否來自現實中的窗外。



SEASON: A letter to the future

這樣的聲音圖景，也許正是對當今世界最貼切的隱喻：我們都生活在一場災難進行中的縫隙之間，災難的腳步井然有序卻無聲地靠近。從 Kevin 的 2016 年旅行至今，這場災難已伴隨我們將近十年。日復一日，世界如同一根繃緊的弦，以危險的張力將我們困鎖。日常生活分散著我們的注意力，使我們難以脫身去剪斷糾纏交織的問題。我們為自己生命編織出的意義，在人類的愚昧、暴行，以及關於未來的灰暗與無窮可能面前，顯得脆弱不堪。

在他 2023 年 Substack 的年終回顧中，Kevin 引用了奧地利作家羅伯特·穆齊爾未完成小說《沒有個性的人》中的一段描述。1930 年代，穆齊爾在歐洲社會中屏息聆聽著二戰的齒輪嘎吱作響，他以回顧的方式寫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維也納：

「這個有識之國中，安居著有教養的人們，他們就如同世界各地的有教養者一樣，懷著不安的心緒，在由噪音、轉速、發明、衝突及構成我們生活的各種光聲景象所組成的巨大漩渦中徒勞奔走；如所有其他人一般，他們每天閱讀、聆聽數十甚至數百條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，情願做出些微努力，甚至親自參與其中，卻從未真正抽得出身，因為幾分鐘後，舊新聞已被新的刺激取而代之；如所有其他人一樣，他們感受到自己被謀殺、屠戮、激情、自我犧牲與雄偉之物包圍，這一切逐漸編織出環繞他們的戈耳狄俄斯之結，但他們從未真正投身其中，因為他們被困於辦公室或其他謀生之所，直到傍晚終於得以獲得自由，而未被撫慰的內心張力則爆發為各種自我放鬆的方式，卻依然無法真正使他們放鬆。」

這種情緒也許已成為我們當下生活的默認狀態。從加沙到烏克蘭，從緬甸到蘇丹，關於死亡與毀滅的新聞佔據著我們的頭腦；同時，我們搭車上下班，晚上逛 Costco 或山姆超市買過量又無必要的食物，空閒時計算著今年剩下的假期與加薪的可能性。生活不得不這樣繼續下去——若湊不出一週以上的長假，那種堂吉訶德式的冒險幾乎不可能；若沒有穩定的第一世界身份與多年勞作積攢的資金，那麼拋下現有生活，縱身投入漩渦的中心，成為那令人恐懼又令人嚮往的未來的一部分，也幾乎不可能。

那麼，還有什麼是可能的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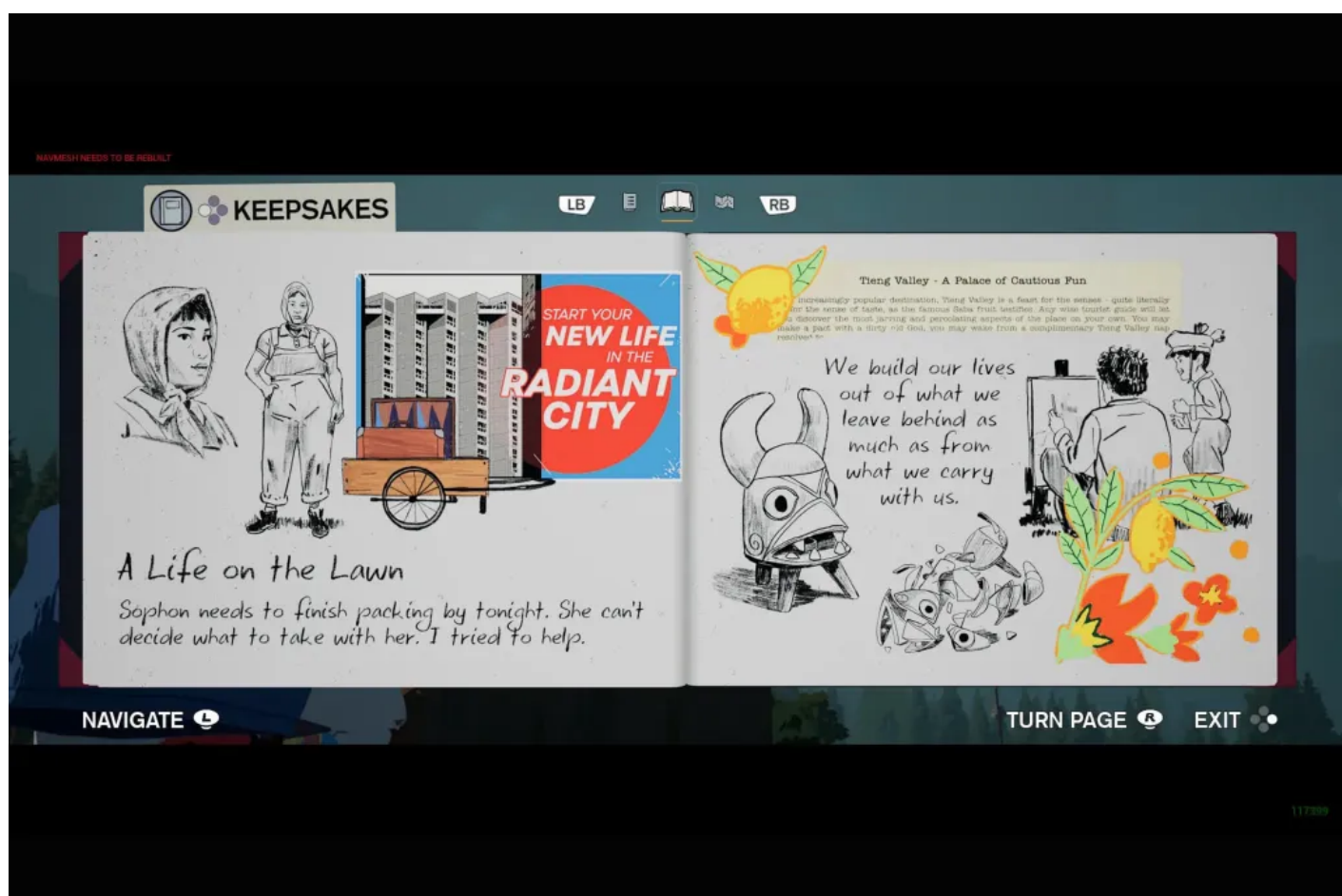
SEASON: A letter to the future

末日搭車客式的相遇

遊戲的主要場景是一座靜謐的山谷，一個名為「灰之手」的組織正計劃炸毀山谷的堤壩，將整個山谷變為一片洩洪區，因此居民們正被緊急疏散。當 Estelle 騎車抵達時，正值山谷的最後一天，居民們正與自己一生的生活痕跡掙扎著，以各自的姿態面對一個季節的終結與不知在何方的未來。或許人在末日時會變得誠實，又或許這份誠實，是屬於旅人才能獲得的幸運。山谷中的人們——即使初見時看起來再怎麼固執不化——總是願意向我們傾訴他們對生命的執著與悔恨。

世界充斥著對陌生人的恐懼，而旅途中的搭便車無疑對這種恐懼構成了某種諷刺。作為一名忠實的搭車客，Kevin 經常記錄自己搭車後的所見所聞，描繪那些在旅途中短暫共處的人們——從他們車子的顏色與漆面開始，談到車內的擺設、他們踩油門的力道，以及他們望向前方的神情。

搭車客熱愛與陌生人的相遇。彼此生活毫無交集，讓人無需維持禮貌或謊言的外殼，人們可以毫無保留地向你傾訴對極權政府的不滿、對逝去母親的思念，或是昨晚那個無聊的夢。儘管這些故事有時難免帶著暴力或陰暗——尤其是涉及政治話題時——但作為一位旅人，我們也往往能以疲憊而寬容的姿態接受這份坦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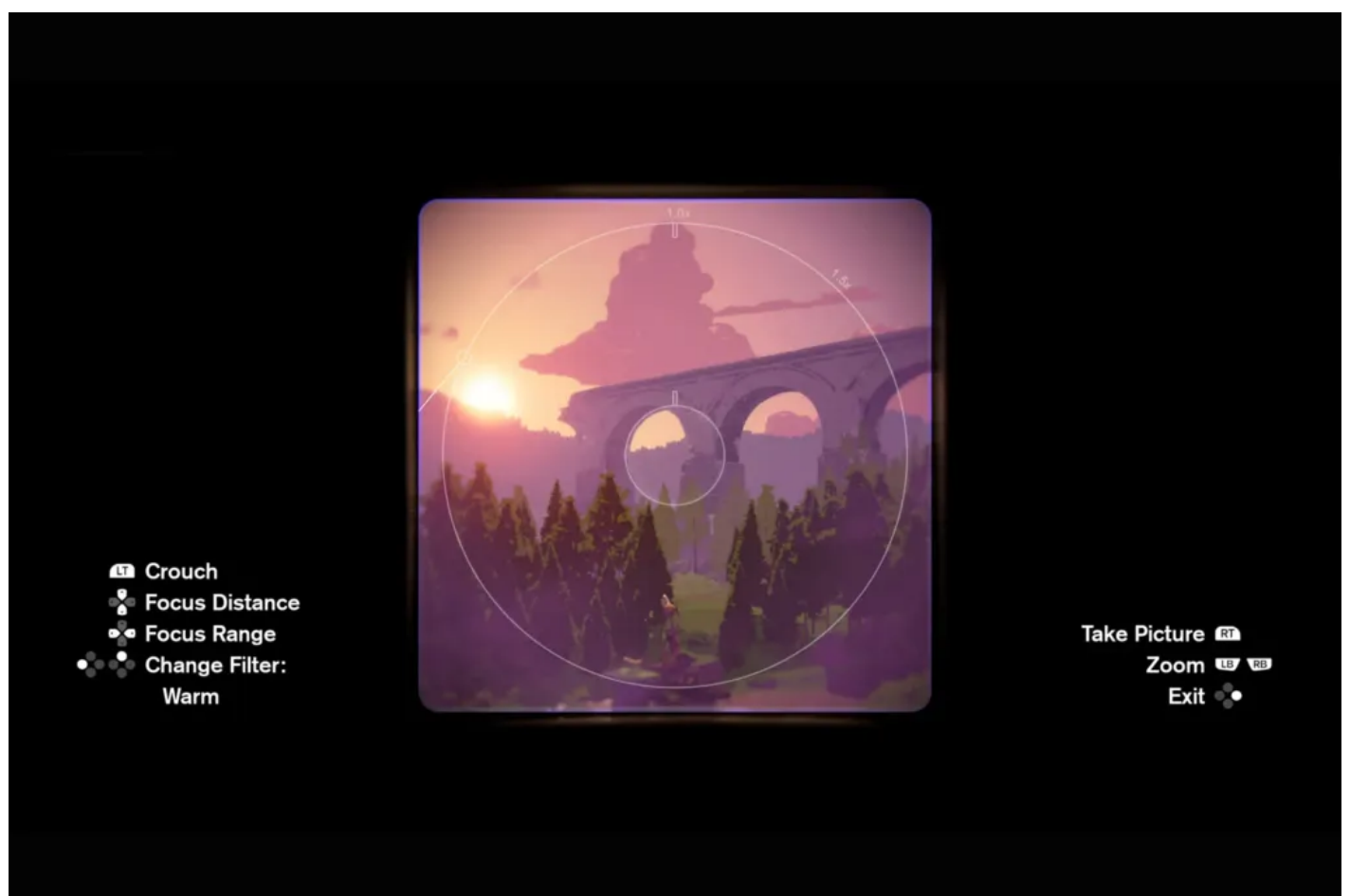
Estelle 經歷的一切也帶有類似的性質：作為山谷中的外來者，以及對即將消逝的歷史的紀錄者，她總是被居民們急切地拉去聆聽他們生活的片段，因為再晚一步，一切就將被水淹沒。男孩載她騎車兜風，拜訪父親的墳墓；男孩的母親請她幫忙整理準備帶走的行李；森林深處的藝術家邀請 Estelle 一張張拍攝她的作品，隨後卻又將這些作品逐一否定，無情地貶抑自己過往的一切，悔恨人生在光陰中被虛度殆盡。

Estelle 的到來似乎讓這位藝術家看見一絲轉機：她終於擁有最後一次機會，在這位來訪者的協助下，完成人生的最後一件作品。然而，當我們在後院的垃圾堆中挑選作品材料時，天色已暗，遠方堤壩即將被炸毀的警報聲響起。

災難的插曲再次打破了尋常人生活的意義，而我們所能做的，也只有放下一切對永恆的幻想，以搭車客的平靜姿態，在落日中靜靜聆聽藝術家低聲哼唱的旋律——記憶是搭車客的藝術。

記憶的重量

在遊戲中，如何面對即將結束的現在和尚未到來的明天，是透過一項關鍵的設定來加以中介：當這個季節結束時，所有人都將忘記一切。這是一種對災難的浪漫化處理，彷彿存在一個終局，萬物將於此之後重新獲得新生。遊戲開頭，Estelle 的朋友做了一個關於未來的預知夢，說明了這一切：他夢見自己伸手摘下一顆蘋果，正當風輕輕吹過，他忽然忘記了一切；但當他咬下那口蘋果時，那一刻成了世上最美好的瞬間。



Estelle 矛盾地承擔著記憶與遺忘的雙重重擔。作為一位記錄者，她留下了自己與山谷居民的影像、聲音與故事，但在一個所有人都將遺忘一切的未來世界中，她的筆記將如同時空中孤立的物件，被抽象地閱讀，就像來自遠古的圖騰或碎片。

能夠遺忘過去是人類渴望卻難以獲得的殊榮。現實中的集體絕望，往往源自我們無法選擇、又無法擺脫對舊事物的潛意識依賴。Kevin 曾對我說：「目前令人絕望的原因，是我們現有的政治與經濟架構——那些在上世紀建立起來的體系——已經走到了盡頭，但現在卻沒有明確的替代方案。我們需要出路，需要新的思維方式，而這些方式或多或少會建立在舊有思想之上。但我們此刻卻被一種無所不在的懷舊感困住了。這種無力感非常深刻，彷彿連『其他可能性』都不復存在。你提出任何替代方案，人們都會以極端犬儒的態度回應——上世紀那麼多宏大的政治項目都失敗了，所以下一個提案也似乎注定會失敗。」



SEASON: A letter to the future

歷史中沒有倖存者，但搭車客的記憶與歷史截然不同。歷史是關於推理、因果、知識與必然性；而搭車旅途中短暫的片刻，則是一個充滿浪漫化色彩的場域。即使你對駕駛座上的陌生人一無所知，你依然願意暫時清空自己，去傾聽一切，並報以寬容。那些故事來自一個你不熟悉的世界，而你將終其一生反覆咀嚼這些瞬間，直到你理解那些因時間不足而未能展開的其他段落。

因此，在某種程度上，斷裂與遺忘或許才是恰當的回答。用一次長短不定的出走打破日常生活的緊張結構，透過新的故事去重新解釋舊的世界，並用奇幻的幻想填補敘事中的空隙，使其成為歷史的一部分。寫一本筆記本，但不必忠實地記錄所有細節，而是對自己的生活不斷塗鴉與猜想，直到其中浮現出新的可能。

在一艘渡船上，Estelle 進入了新的季節。她已經不記得任何事情，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見到大海，陽光下的波紋宛如一條繁複的魔毯，在她眼前緩緩展開。她身旁站著一位陌生人，兩人彼此懷著些許恐懼，直到 Estelle 翻開筆記本，找到一張兩人在海邊的拍立得照片。他們也許剛剛認識，又或許已是相識一生的老友。